

《资本论》中的企业理论

——一个古典范式的继承与批判

牛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 《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针对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组织形式的企业,《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了相关分析论述。正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资本论》中的企业理论也是在对古典理论范式继承基础上的批判与发展。同时,由于《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和最终目的并非在于研究企业,对某些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核心和热点问题,《资本论》中没有进行明确和深入的探讨,所以还不能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出了完整的企业理论。

[关键词] 《资本论》;企业理论;古典范式;继承与批判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8.03.006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8)03-0062-10

“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①

一、引言与综述

193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对企业存在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科斯开启了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迅速发展,产生了多种理论流派,如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这些理论流派通常被统一归结到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名下。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寻找有关企业理论的论述。

国内学者们多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分析视角下以及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内”进行分析^②,批驳新古典学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如,左大培认为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他提出《资本论》中许多企业理论命题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但却出

[作者简介]牛建国(1971-),男,山东威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企业经济。

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7-48.

②许光伟,张威.国内学者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一个述评[J].经济学家,2007,(01):75,74.

现在现代企业理论中,并作为重点问题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视角和目的与“马克思正好相反”^①。刘凤义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分析“新、老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前者的共同缺陷在于其“唯心主义的经济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经济思维”,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才能使“企业理论更加完备和科学”^②。余惠芬等提出“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上,最早提出企业理论的初步分析框架的是马克思”^③,同时认为现代企业理论是由科斯开创的^[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提过需要讨论企业为什么存在的问题……还不能说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完整的企业理论”^④。而本文分析的视角将放在《资本论》企业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上,说明其内在联系,并以现代企业理论几个核心和热点问题进行参照对比,研究分析其完备性。

二、《资本论》中企业理论的位置

《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完整表述。考察其中对某些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论述的缘由和目的,即这些经济现象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位置或扮演的角色,通常可以很好地说明它们是否是理论体系的核心分析部分。

(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及目的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他本人在巴黎期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的总体研究结论可以表述为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产生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是必然要发生的,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生产力就会冲破这些障碍和束缚,“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⑤。

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客观形成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⑥。其目的是充分揭示剩余价值的实质和生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此提出改变这种剥削的生存现状,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⑦。因此,对作为劳动生产过程的具体组织形式的企业的分析论

①左大培.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A].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二版)[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08.

②刘凤义.企业理论研究的三种范式——新、老制度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J].社会科学研究,2007,(05):29.

③余惠芬,唐波勇.马克思与科斯: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7,(01):18.

④陈躬林,陈罡,陈晓芸.马克思与企业理论[J].东南学术,2000,(06):7.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

⑥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A].列宁全集第23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5.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10.

述是分析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生产过程研究与作为具体组织形式的企业

《资本论》从商品研究入手,通过论述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这一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揭示出资本如何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流通只是为价值增值过程做准备,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①。价值增值过程是价值形成过程的延长,而不论是价值形成还是价值增值都离不开生产和劳动过程。

严格意义上考察,《资本论》中并没有提及“企业”这个现代概念。作为生产过程具体组织形式的手工工场和依靠大机器的工厂通常被归类为“古典企业”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演化的三种形式: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和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马克思研究的关注点或关键点在于生产劳动过程,而生产劳动过程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和以机器武装了的带有完全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虽然有学者在描述生产、劳动过程与企业的关系时认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最直接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②。但本文认为,把企业置于生产和劳动过程之中,即企业是生产和劳动的具体组织形式,会更符合马克思的论述。

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实际运行的功能上看,对具体生产组织形式的分析是必要的。马克思能够有力地说明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靠的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实际运行的分析。但对组织形式的分析其意义也仅在于此,即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不是针对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的全方面考察。

(三)现代企业理论视阈下的企业与企业研究

在探讨企业理论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明确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理论界没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结论。企业的英文——“Firm”,是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厂商”这个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厂商”(Firm)没有单独的定义,只有在“厂商理论”词条下可以找到“厂商”这个名词^[3]。该词条下主要介绍了各种现代企业理论(厂商理论),而没有对企业或厂商(Firm)单独进行概念界定。

《西方经济学大辞典》中对厂商(Firm)有专门的词条解释:“厂商也称生产者或企业,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把生产要素或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经济决策单位”^③。但这种解释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经济学处理,即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是一个没有被打开或者不需要被打开的“黑箱”,它被抽象为一个生产函数,一个通过要素组合后求取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函数。这种简单的定义从主流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是可以被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7.

②左大培.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A].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二版)[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09.

③胡代光,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63.

接受的,但如果从企业理论研究进展的角度看,则是片面的,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批驳的对象。

现代西方企业理论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形成诸多学术流派,他们对企业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和解释,以期增加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如,科斯最早提出企业 and 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经济行为,而替代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权衡;张五常虽然仍遵循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但他将科斯理论进一步拓展,认为企业是用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而不是所谓的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是一种“队生产”(team production),于是监督和企业剩余分配问题是两项核心内容;威廉姆森在不确定性研究和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认为厂商是一种可以节约合约成本的特殊组织结构;格罗斯曼和哈特提出资产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问题^[4]。

那么,企业理论的研究范围应该是什么?钱颖一把现代企业理论分为四部分,分别是:企业的本质和界线、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5]。张维迎则认为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需要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二是,企业内不同成员间委托权(剩余索取权和权威)是如何分派的;三是,委托人用于控制代理人的最佳合约是什么?^[6]

可见,企业理论的不同理论流派对企业的定义、企业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但不管理论上的争论如何纷扰,总有一些核心问题和热点问题是可以达成或接近共识的。“关于正确的研究范围的争论让位于对以下问题的富有成果的讨论:企业为什么存在,什么因素决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企业为什么组织为我们所看到的样子等”^①,我们将沿着这条主线考察《资本论》中有关论述。

(四)《资本论》企业论述及其理论体系完整性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企业”概念是从工场手工业开始。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这种经济组织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自然产物:“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厂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而且当这种形式得到确立和发展后“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马克思进而强调,工场手工业分工形式“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②

《资本论》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生产分工自然演进结果,工场手工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直至机器大工业工厂的出现都是这种发展演变的逻辑和规律的必然。但是,马克思没有像分析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那样向我们进一步详细的分析企业的产生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或者说为什么自发形成的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而不是其他。对于基于劳动分工所以有了企业的出现这种判断,科斯在 1937 年的文章里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科斯质疑道,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劳动分工,既然市场可以组织分工,为什么我们

①[美]兰德尔·S·克里茨纳,路易斯·普特曼.企业的经济性质[M].孙经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1.

还要企业^[7]。“这个问题才是真正企业理论的始点”。^①

在企业的边界问题上,《资本论》对资本积累理论中涉及的企业规模和资本规模进行了分析,这里涉及的“边界”更多的是从规模角度的考察,而不是从企业与市场交替边界这个层面的考察,后者在《资本论》中没有给出明确的论述。关于规模,从历史发展和“中观”角度上,马克思认为在一个生产部门中,所投入的全部资本合并为一个“单个资本时”,这个生产部门的集中“便达到了极限”。而对于一个社会,社会总资本归并到单个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一个资本家的公司中时,“集中才算达到极限”^②。这里提到的“极限”可以理解为一个生产部门中的“完全垄断”情况,也就是说企业的边界最终以生产部门的边界为限。当然,这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最终情况。马克思同时也在微观和个体层面论述了企业规模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规模和协作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单个资本家的资本量:“协作工人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的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给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较大量的生产资料集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集聚的程度”^③。

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资本量以及资本集中程度决定企业规模边界上,他同时注意到了企业规模边界的约束条件,即管理幅度与管理成本问题。马克思通过考察管理与生产规模关系,客观上揭示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受到管理约束的规律。依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生产规模也是管理的边界,而这种管理的边界应该是一种成本可承担的边界。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深入下去,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揭示组织内部成本与组织外部社会(市场)成本的权衡问题。但显然,这不是马克思的关注点,是非核心问题,同时也不是《资本论》整体分析范式的自然延伸。

另外,《资本论》中也涉及现代企业理论在企业规模和边界问题上的另一个问题,即“一体化”问题。马克思注意到了工场手工业中存在的生产一体化现象,即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结合为规模更大的工场:“第二类工厂手工业是工厂手工业的完成形式”,“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它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同时,马克思又指出:“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④并以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坩埚和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同磨玻璃业、铸铜业的结合为例分别说明“向上”和“向下”的“一体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的研究核心和目的是在揭示资本的剥削本

①杨小凯.企业理论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1994,(07):60.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23.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3.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8,399,402.

质、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等资本主义实质问题,企业是作为生产或劳动过程的具体组织形式而出现在理论分析中,而并非是《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要分析的问题,因此没有形成完整的“企业理论”是可以理解的。许光伟等在评述国内学者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时指出:“马克思企业理论”首先是企业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舶来用语,甚至相对于马克思学派而言,他至今也还是一个“非惯用语”^①。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正因为企业是社会生产、劳动或者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和劳动过程的深入剖析自然会涉及其他诸如所有权(产权)、监督控制(内部治理)、劳动力买卖(契约)等所谓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三、关于《资本论》企业理论的古典继承和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个称谓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是在研究和批判了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后,把它作为与他所彻底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而提出的。由于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着继承和批判发展的内在关系,《资本论》中关于企业的理论论述也就自然体现了这种继承和批判。

(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继承

现代企业理论(厂商理论)观点多样,研究角度各异,马克思研究和揭示的角度与马克思理论一贯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传统一样,是同它们站在对立面上的。在“厂商理论”的注释中,谈及马克思时,G.C.阿奇博尔德用了一句“马克思(Marx)总是例外的”^②而一笔跳过。所谓“例外”,基于政治经济学角度,更多的应该是指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剥削本质等理论,这不能排除阿奇博尔德本人基于阶级立场的一种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继承基础上的批判,而这种继承也必然体现在有关企业的理论论述中。

马克思是这样界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③。马克思继而指出,李嘉图是产生于英国阶级斗争不发展时期的最后的一位最伟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

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④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有这种意思的表述:“1871年,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

①许光伟,张威.国内学者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一个述评[J].经济学家,2007,(01):75,74。

②[英]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382。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8-99(脚注)。

④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A].列宁全集第23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6。

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一书中,认为我关于价值、货币与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①。

就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者所做的贡献,可以概述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价值理论;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是,分配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和分配理论紧密结合着的;四是,社会诸阶级间的经济对立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突出的成就所在^[8]。这些也是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吸收的合理成分。

(二)生产过程、分工与协作在《资本论》企业理论中的体现

在批判重商主义和吸收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重商主义十分关注流通过程,而古典学派与重商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对生产过程的重视。这主要源于古典派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他们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是财富的源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继承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同样对生产过程给予高度重视。而且,正是因为对劳动过程(生产过程)的分析才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也正是因为有了对生产或劳动过程的重视和分析,才有了对企业的相关分析论述。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开篇即论分工,提出分工是推动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②。他以制针厂为例,详细描述了劳动分工。斯密进一步指出,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由于交换的力量而引起了分工,所以分工的范围……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③。严格意义上讲,斯密的分工理论不能称为厂商理论,但斯密把分工表述为工厂的前提。马克思接受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并予以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④。

有分工就存在协作,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协作的分工是没有现实意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十一章专门讨论协作,并贯穿之后的几章。只不过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工与协作,而且也只有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形式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⑤。“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统治地位”^⑥。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

②[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③[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6.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0.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9.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0.

继而,马克思提出了分工的二重性问题。他指出,社会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虽然有许多近似和联系,但它们二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①。

在讨论分工协作的同时,马克思讨论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企业问题,一是协作产生集体力,另一个是分工的规模经济性以及生产“一体化”问题。这些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有讨论,马克思延续和批判性发展了这些理论。马克思指出,所谓“集体力”是一种通过协作而“创造了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即使不提这种“集体力”,“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规模经济性或规模效益则体现在费用的节约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②。分工导致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出了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③。而这些层进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④。

由此可见,《资本论》中企业的产生是分工协作的产物,是因为分工协作而自然产生的,而一旦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协作确立和巩固起来,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机部分。推动分工形式演进的是生产力、是劳动工具的革命。马克思极大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但是他的分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工是基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而古典分工理论是一种假设无对立无冲突的理想情况下的如何增加财富的研究。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分工理论和分析范式确实被吸收到《资本论》中,也充分体现在《资本论》相关企业理论论述中。

(三)《资本论》企业理论对古典理论范式的批判

尽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等重要理论,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更主要的,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下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以期促进财富增长。马克思则关心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马克思始终致力于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走到了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原因。罗宾逊夫人曾简洁而形象地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0,412.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8,379,381,382.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6.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1.

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马克思把他的论点倒过来为工人辩护”^①。马克思有关企业理论中对古典理论和范式的批判是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不开的,正如对古典理论与范式的吸收一样。

首先,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的出发点,是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马克思对有关企业的所有问题的研究都从这一点触发^[9]。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到达了其不可能突破的天花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虽然在李嘉图这里对阶级对立有了明确的认识,但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他们始终无法或者说不可能再继续深入的揭示其背后剥削的本质。这一点是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完成的。《资本论》解释了物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指明了一条通过斗争进行解放的道路。

其次,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揭示资本如何通过企业中支配和统治劳动而剥削劳动。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企业本身是一个等级制的组织,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通过从上到下的等级制体系控制、命令和指挥人数众多的工人的,一般工人则处在这个等级制体系的底层。同时,在企业等级制组织的金字塔式的结构中,资本家显然处于最高控制地位,而资本家是“人格化了的资本”,于是便形成了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也或多或少地提到过这种现象,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如此深入和辩证的分析这些现象并把它们作为经济分析中的主要问题。

第三,《资本论》中所有理论论述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而这个有机整体的基础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无论是古典政治学的价值理论、分工协作理论、企业内部治理理论、分配理论等,“当它被吸收到马克思的新经济学中来的时候,不仅是精炼过了,充实过了,还更恰当更系统地被组织在新的体系中了。一句话,他们是面目全非地脱胎换骨地革命过了”^③。《资本论》中的企业理论作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也在继承和吸收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经历了扬弃。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资本论》中有关企业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和批判发展,即革命的扬弃,《资本论》中有关企业的理论自然也必然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影响,但同时其批判是革命的,是主要的。《资本论》中关于企业的论述显然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论述要更全面和深刻。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企业或厂商的研究是严重不足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这样评述的:“亚当·斯密相信是屠宰商、面包师和酿造啤酒者的自我利益为他提供了正餐的饮食。他所信赖的是小规模,业主经营(个人业主或合伙)并负无限责任的‘厂商’……在斯密之后,在古典经济学

①[英]琼·罗宾逊,约·伊斯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M].陈彪如.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0.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

③王亚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1962,(11):43.

中很难有称得上是‘厂商理论’的(李嘉图的厂商就是斯密的屠宰商和面包师等)”^①。而《资本论》中对企业理论的论述相比起来显然是极大丰富和深刻的,在企业理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现代企业理论中的理论阐发都能在《资本论》找到源头。不过,由于《资本论》的研究核心和终极目的并非对企业理论的研究,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资本论》成书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企业的发展远不及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现代企业制度,当时的企业理论分析势必也受到历史局限性规律的作用。因此,我们还不能断言《资本论》企业理论论述是系统的和完整的。

参考文献:

- [1] 余惠芬,唐波勇.马克思与科斯: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7,(01):18-21.
- [2] 张宇.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与分析框架[A].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三版)[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
- [3] [英]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381.
- [4] [美]兰德尔·S·克里茨纳,路易斯·普特曼.企业的经济性质[M].孙经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5-120.
- [5] 钱颖一.企业理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04):2-12.
- [6]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38.
- [7] Coase, Ronald. The nature of the firm[M]. Economica, 1937.
- [8] 王亚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1962,(11):33-44.
- [9] 左大培.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A].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二版)[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08.

(责任编辑:宋 敏)

The Firm Theory in "Das Kapital" ——A Dialectical Analysis with Classical Paradigm

NIU Jianguo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Das Kapit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 contribut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the firm as specific organizational form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 thoughts are sublation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firm theory in "Das Kapital" is the criticism and development of inheriting the classical theory. Because the key theory and final target of "Das Kapital" do not focus on studying firms, some key and hot issues of modern firm theory have not been covered or further analyzed in "Das Kapital". So it can not be argued that Marx proposed complete firm theory in "Das Kapital".

Key Words: "Das Kapital"; Firm theory; Classical paradigm; Inheritance and criticism

①[英]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382.